

王芃生與李萬居 (中)

魯莽書生李萬居之四

鍾楊瑞先

奔走漢口香港越南

「七七」砲火響後，把這龐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驚醒了。日本海軍於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挑釁；緊接着日本空軍在八月十四日，轟炸我航空學校杭州寬橋，造成六比零紀錄，日本飛機損失六架，我們一架沒有損失；人心大為振奮；證明我們中國人頭腦聰明，智慧很高。

抗戰的烽火到處燃燒起來了，從北方到南方，從都市到鄉村。全國人心沸騰，前仆後繼，參加抗戰。

李萬居正式穿上了戎裝，參加抗戰工作，所屬機關是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，後來官階做到了少將。

民國二十六年九月，李萬居搭長江輪船到漢口，去與王芃生會合，擔任港澳辦事處主任。因為王芃生預言：日本可能盲目南進，攻香港、越南、南洋一帶，要李萬居佈置情報網。——萬居於是毅然負起這項艱鉅責任，時年三十七歲。

萬居僕僕於漢口、香港、越南之間。在越南找到他留學法國時的好友黃維揚。黃原籍廣東豐

順，世代僑居越南多年，在越南華僑中，黃家是個大族。家境富裕，人也聰明，英俊瀟灑，會說各種語言，也會玩各種樂器。當萬居說明自己的任務，請黃維揚協助時，他毫不考慮，一口答應。他聽得懂日語，出入高級咖啡館，聽日本人酒後吐露的眞言，向政府先後提供不少消息。可惜後來被日本人懷疑，被逮捕，受重刑。——牙齒被打鬆了。(抗戰勝利後，來台灣玩了幾年，黃維揚也得了政府褒揚令。)

二十七年六月，萬居由西貢經河內時，會見了日本社會主義者青山和夫，青山表示不滿日本軍閥的所作所爲。相談之下，萬居很欣賞他，決心帶他到後方去，做中國抗日的顧問。青山和夫欣然答應，青山說：早已認識王芃生，後來青山和夫就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第三組工作，長得瘦高高的，有時也穿草鞋，吃伙食團的飯，不大說話，與人無爭的樣子，很深沉。——一直工作到抗戰勝利方回日本。

在抗戰時候，帶一個日本人走到後方去，實非易事。沿路軍警盤問，真是過了一關又一關。

萬居帶青山和夫到湖南衡陽時，情形最嚴重，當地的警察、憲兵，重重包圍他們兩人，三十多位警察憲兵守住他們，被困三十多小時，總算放行，好不容易把青山弄到漢口，把青山交給王芃生。祇有萬居纔有這股傻勁。

李萬居經常由漢口而廣東，乘坐粵漢鐵路火車，有時過長沙，也順便看看住在娘家的妻兒。長沙常有警報，日本飛機轟炸，所以鍾家就回到長沙東鄉高橋白石源住，距長沙五十五公里，白石源是鍾家田產，前面水塘，後有竹山。萬居偶而回去，吃岳母親手做的大魚大肉，他岳母鍾黃卓，是烹調能手，人又賢慧。——每天教長工迪富收購土雞，為癩女婿進補，萬居大快朵頤，得到天倫之樂。他一生別無嗜好，就是好吃，也喝一點酒，沒有酒醉鬧過，絕不抽煙，更不賭博，也不跳舞。但愛與朋友清談，與親友共嚐美味，共談心中的話，大概是他的樂趣；然後就是一卷在手——看書。

萬居在岳家住不了兩日，就往香港去了。

王芃生龔德柏趣聞

王芑生在漢口，大肆網羅人才；又親自寫信給各方友好，請赴重慶共同工作。後來由漢口經長沙，然後在湖南瀘溪成立國際問題研究所辦事處。龔德柏正是瀘溪人，也請龔先生共事。擔任主任秘書。請他看情報，龔批「放屁」二字。又將總務科長王國康綁到樹上。所以改聘龔為顧問，原來在日本留學就認識的。芑生從不批評人短長，芑生遭龔德柏忌恨，大概由於此時開始。

王芑生經湖南時，也曾到岳母家拜望過。芑生隨身帶一山東人副官，名叫王緒斌，王為人誠實。芑生吃飯，自己限定無論稀飯、乾飯，一定吃兩碗。但是一吃飯，又忙想心思，或與同桌人交談，往往忘記吃到第幾碗，所以都是問王緒斌：

「王副官：我添飯了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、沒有。」王緒斌又給他添一碗，但是有時吃了三四碗也說不定。芑生對下屬從不疾言厲色，所以別人也誠意待他。

芑生在湖南瀘溪停了段時間，又經貴陽往重慶。芑生為了工作方便，公家已給他準備一輛轎車。後來這黑色轎車一直開到重慶。這轎車，他自己用的時間少，別人坐的時間多。

芑生在抗戰開始時，就預料沿海幾省，勢將淪陷，所以就極力主張開闢滇緬公路；芑生表面看來傻傻厚道相，圓圓的臉，八字眉，小眼睛；但是他猛嗜書，深思熟慮，往往料事如神，結果滇緬路在抗戰時，真發揮出力量。

芑生到了重慶，就選定上清寺附近曾家岩漁村做辦公地點。

萬居仍留香港工作。然而不斷往雷州半島視

察，後來看出日本人有野心南進，趕快密電重慶。

漸漸湖南被炸次數多了，火藥味濃厚。賢滯隨母親兄嫂離開長沙就往湘潭，住廣大香巷一號。兄鍾慶蘇函居住在上海的弟弟鍾國元，囑返湖南。於是鍾國元攜妻瑞先及子才三由上海經浙江、江西返湖南。一家骨肉在烽火中重逢。二十七年秋天，漢口、廣州淪陷，長沙大火，鍾家十幾口人，就往湘西湘鄉楊家灘避難，住在劉佩蘭堂。這是湖南典型大屋。唐山交通大學，曾選校在此大屋。屋有四進，都是方磚鋪地，有戲台、有花園，前有魚塘，後面有山。

湘桂烽火奉調重慶

二十八年春天，湘桂鐵路奉命拆除，免得敵人利用攻打我大後方。所以鍾家舉家遷往廣西桂林。賢滯就帶領子南輝及女湘如由桂林乘飛機往香港，與萬居團聚。

鍾家十幾口人，因大哥鍾慶蘇在湘桂鐵路局工作，所以家屬隨最後一班火車撤退。旅客眷屬擠滿一節節車廂，滿坑滿谷。我們中國人在憂患中長大，逃難時總帶着衣箱、被褥、食物、洗衣盆，甚至有人帶紅漆馬桶的。抗戰時，軍事第一，如果對面有軍方專車來，一定等軍方專車過去。停停走走，經過兩三晝夜，方到桂林。在車中瑞先想：在上海住在法租界白賽仲路花園洋房，左隣英國人，右鄰意大利船長，對面是法國人，後鄰是德國人，與無線電專家吳維獄夫婦住；但是那是「孤島天堂」，放棄「高等華人」生活，投向大後方赴國難，總算嚐到逃難滋味啦！

鍾家到了桂林，住環湖旅館，看隔壁有人在排隊，原來仇慶雲正在為人摸骨看相。看相費起碼一個銀元至三個、或十元不等，亂世人們都無法把握自己命運，盲者怎可預知？不久，在教堂後找到房子，安可棲身，鍾家分好幾批往重慶。

賢滯不時寄錢給她母親。萬居在香港，一方面為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，另外為香港日報及星系報紙寫社論，彌補家用。

週末，常請國際問題研究所同仁及朋友們，到家吃飯，賢滯弄的湘菜，朋輩讚不絕口，蔡雲程先生，常為座上客。

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，萬居次子南雄生於香港。此子生來胖胖壯壯的，大嘴巴，酷似其父。

這大動亂的時代，彷彿是不能有片刻安靜的生活。正如孟子所說：「天下大亂，無有安國；一國盡亂，無有安家。」太平洋風雲日緊，日本軍閥為了取得橡膠，所以冒險南進。萬居決定內調重慶，賢滯則帶二子一女返湖南，在湖南銅官居住。

嘉陵江畔吃的故事

民國三十年，萬居這時四十一歲。住在重慶曾家岩漁村，吃飯與芑生同席，同席常有芑生的北平軍需學校校長張孝仲老師，另外幾位高級職員；偶有親友來訪，也請過來同席，是大鍋菜。這菜經常都是這樣的：

一盤鴨贛上樹。(肉末炒粉絲)

一盤炒米粉。(米磨成粉末，加鹽加油炒)

一盤炒豆腐。
一盤炒芋頭。(也叫毛芋頭)

一盤榨菜炒豆腐乾。

一盤炒白蘿蔔。

一碗白菜豆腐湯，比素菜之家的菜還樸素節約。客人來了，加盤炒蛋。如果加盤榨菜炒肉絲，大家都露笑容；筷子頭齊指向這佳餚。

萬居吃不飽，常偶而吃吃小館子，打打牙祭；芄生吃不飽，猛吃花生米，花生米是他唯一的補品。尤其芄生熬夜寫文章，看稿子，究竟消耗體力，右手執筆，左手猛抓花生米吃；有一次把圖釘當花生米吃，刺痛舌頭「哇」地一叫，鮮血直流再吐出。芄生爲了提神，偶而也抽抽香煙，但重慶香煙製造較差，不抽放下不久，又熄掉了，芄生心不在焉又拿起來抽，滿嘴烏黑，原來拿燒焦部分又抽。

萬居不抽煙，偶而喝點酒。

國際問題研究所幾位職員，私下商量：

「主任(指芄生)天天吃不飽，我們也想打牙祭；我們何不來個羅漢請觀音？聽說一個『姑姑筵』由一個人家私自做的地道川菜酒席，味道鮮美，大家開個洋葷。」

於是由鍾慶蘇，黃懋禮計劃，訂席，合起十人，請主任一人。七嘴八舌將芄生請到姑姑筵。芄生吃了兩道菜，然後問：

「菜味道不錯，這一桌多少錢？」

「一桌兩百元。」黃懋禮祇答出十分之一的價錢。

「那麼貴我不吃了，你們吃吧！」

芄生自己身爲主管，提倡節約風氣；然後到上清寺，一家小館子吃一碗肉絲麵。同仁們都笑他太迂。

萬居每日多半穿西服，打領帶；襯衫在外洗太貴，自己動手洗，然後找個熨斗自己熨；芄生在重慶多半一套中山裝。看萬居燙襯衫，在旁取笑：

「到底是留學法國的，愛漂亮。」

芄生最先住漁村，可是一發警報，就要往誠實山莊防空洞跑。後來索性教人在防空洞旁搭幾間房子，這房子美其名曰「綑綁大廈」祇用竹子做棟樑的平房，無釘子，無木頭，更無鋼筋水泥。後來芄生白天晚上都躲在防空洞裏看公文、寫稿。夏天不熱，冬天畏寒時，擁一炭爐。

每星期五晉見 蔣公

朋友來聊天，是王芄生一大快樂。所裏一羣姓職員，也曾留學日本；一天晚飯後找芄生聊天，話匣子一打開，上下古今，留東往事，無所不談。袁姓職員說：

「主任：不早了，我告辭啦！」

「還早，還早，我這錶纔十點。」其實抗戰時無自動錶，芄生的錶常忘記開轉；袁姓職員偷偷看自己的錶是午夜兩點。於是提起與致再聊下去。

窗外曙色朦朧，袁姓職員說：

「主任：天亮了，我告辭啦！」

「月亮！月亮！」
於是再談下去。早晨七點多，天已大亮，袁

姓職員匆匆告辭，由上清寺沿嘉陵江走向李子壩。

每星期五下午，是王芄生與蔣委員長見面時間，芄生常輕裝簡從，穿了套中山裝走到官邸見蔣委員長，做一週時事簡報，分析戰況。有的衛兵認識芄生，有的不認識他，向他要名片；他徧摸口袋，就是找不到名片；可是想約會時間已到，祇好說：

「什麼片子？我就是片子(騙子)？」

往往爭論不已時，有熟識的警衛聽到，方請芄生進去。

芄生的一篇「日本必敗論」文章在當時很能鼓舞民心士氣。

萬居於到重慶不久，其岳母鍾黃卓去世，葬於重慶近郊歌樂山之麓。萬居妻兒尚在湖南銅官，萬居每月薪水寄妻兒家用，自己則須靠稿費維持生活。從往香港時起，就在星系報紙寫社論。文名已顯，各報爭登萬居、芄生的文章。

萬居的一篇「從一百八十度看美日關係」一文，說明美國和日本，必會交戰；此論與芄生所見，不謀而合。於是芄生請萬居再度赴廣州灣，配合戰局行動。芄生與萬居都料到日本必定打香港，也許進攻兩廣。

研摘敵情一文二武

李萬居已是少將文職軍官。軍人在抗戰時是很被尊敬的。萬居穿起將官呢草綠色軍服，掛起斜皮帶，也蠻神氣的，於是就輕車舊道，往廣州灣一帶工作。刺探日本軍閥將進攻的消息，再以

電臺報告重慶。

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電臺，在重慶李子壩半山腰上；戴笠先生也常光臨。王芄生與戴笠將軍，互相合作，彼此欣賞。有人說他們一文一武，一外一內。

芄生憨厚傻相，苦心研究日本書報，瞪着地圖，總想以一顆赤心報効國家。

賢英檢點芄生的衣服，發現穿十幾年的羊毛背心，已是千瘡百孔。回頭對她內弟婦瑞先問：

「你會打毛線衣不？」

「會呀！中學家事都學的。」

「那麼，請你幫你芄生哥補補這破背心吧！」

湖南風氣，姐夫叫某哥，瑞先看了這從未看過的灰綠色破背心，真有幾百個小洞，足足補了三天三夜方繳卷。

「牙刷祇賸下個光板，沒有幾根毛啦！」賢英發牢騷地說。「一雙羊毛襪，縮成一團，像小孩子襪子啦！還在穿，真是苦命！」

「你們在做外交官的時候，總該享受，玩過吧？」瑞先試探着問。

「那裏玩？結婚前就祇跟他看過一場電影，以後再沒看過。」賢英答，又說：「出門時總是教我去買車票，他說他看行李。可是我買好票，他那裏是看行李，早買份報在看，坐在車上，也不跟我聊天，他看他的報。有點錢不是買雜誌就是買書。」

「就是出去散步也很少。」賢英接着說：「有一次在瑞士日內瓦開會，我們大家都說瑞士空氣好，出去走走吧！芄生走幾步，說脚痛就回來

；回來一看，原來兩隻鞋子穿反了邊；左脚穿到右腳，右腳穿到左腳上去啦！」

賢英說到這裏，又好笑又好氣。

接着又說：

「明明說好，他要趕寫文稿，任何人來一律不見，等到門外有人敲門，或者有客人真來了，說芄生不在出去啦，他却說：『我在，我在！』熱情地迎接客人，大談特談。晚上再不睡覺趕着寫公文。」

珍珠港事變前消息

李萬居在廣州灣，與蔡雲程密切合作，蔡為閩南人，與萬居可以鄉音交談。當時找到位愛國的廣東小姐李月友，請她以當地居民身份，往來傳遞消息，所以得到很多正確情報：日軍將不顧一切進攻香港、菲律賓。

消息由萬居傳到芄生處，芄生既興奮，又緊張；心想：英、美總該出兵，與中華民國共同作戰了吧？

同時由於海內外愛國人士，以文章漫畫，諷刺美國運鐵砂給日本，等於間接屠殺中國不設防城市無辜百姓。

美國也感到中日連戰四年，也嚴重妨礙亞洲的貿易，所以照會日本停止進攻中國。日本並不答覆，而悄悄進兵。

芄生考慮再三，失眠、焦急。他判斷日本將發動太平洋戰爭。終於在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呈報最高當局。在日本進攻珍珠港前三日，文皇報日本將襲珍珠港；可惜美國以為鼓動其出

兵；結果不幸而言中；從此芄生名聲響亮，很多報紙約他撰稿；很多機關紀念週，請芄生做專題演講。芄生文章固然好，演講時，聲音洪亮，稍帶湖南腔的國語，很動聽；因為他博學多才，所以講話題材豐富；又幽默；會場上常傳出一陣陣笑聲。

芄生從北平煤澤胡同軍需學校起，就選修日文，被派公費留學日本，進日本經理學校，又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經濟，一口東京音的日語，廣交日本朋友，在外交上折衝樽俎。芄生最欣賞一首古人的詩：

「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，今日把似君，誰有不平事。」

萬居見日本真正瘋狂大進軍，攻夏威夷，進攻菲律賓，又佔香港，更猛攻廣西湖南雲貴。萬居的港澳辦事處不能不後撤，想起由湖南遷居廣西桂林的妻兒，攜帶一起往重慶撤退。

那時萬居夫人賢潯，已在廣西桂林開一健生婦產科醫院；南輝、湘如已上小學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，芄生已為兩個兒子的父親，公餘之暇，舐犢情深。其夫人賢英，為了撫育兩個兒子，身體、心靈受了很大的戕害；長子名王哈日，次子名王幼芄，後來隨賢英赴美，在舊金山奧克蘭定居。

鞠躬盡瘁擲筆而逝

王芄生於抗戰後，奉命奔走平津，對成千上萬日本戰俘，用他標準的日本東京音，要他們放下武器，接受戰敗事實，把自己能攜帶的衣物，背回日本；中華民國寬大為懷，已備好輪船送他

們返國。

芄生身心交疲。他一手經營的國際問題研究所，抗戰勝利後，似乎無存在價值，併在外交部不妥，併在軍令部不妥，芄生為他的職員去路，也日夜焦急。

三十五年，為往返處理戰俘日僑事宜，在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間奔波。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，由北平乘飛機到南京，因他身體健康欠佳，由護士一名隨行，可是到南京機場時，國際問題研究所職員潘世憲與芄生在機場談了一個鐘頭的話，中午未曾休息。

傍晚，護士小姐請假外出訪友；汽車被何鳳山借去。芄生突感不適，副官見了心驚，芄生以紅色筆在白紙上寫幾個大字：

「國所改組事……」

不能寫下去，將筆一丟，長眠不起。許多報紙紛紛登載王芄生去世消息，各地舉行追悼會。

某報標題為：「飛鳥盡，良弓藏。」撰寫社論。

芄生真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像芄生，萬居對國家如此誠懇、忠心耿耿實不可多得。

日本南進三夜未眠

當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進攻美國珍珠港以前，芄生早料到日本軍人會冒險南進。因為日本軍事學校，在芄生留學日本時，就把我們山東青島、新加坡作假想戰場。有時上課上到要

緊節骨眼，日本教授就說：「支那學生請退出！」

「我們留學生祇好聽從退出。事後芄生問日本同學，講什麼神祕課程？日本學生淡然回答：「還不是掛個中國山東地圖，還有掛個南洋地圖做假想敵。」芄生早就知道日本野心想侵華及南進。

日本攻打美國夏威夷海軍基地，同時進攻香港及南洋，緬甸也吃緊。我國戰時首都，全靠西南公路補給外國進口軍火及一部分物資。

國際局勢瞬息萬變，王芄生整整三個晚上沒睡覺。在防空洞兼書房兼臥室的小屋中，把各方面來的情報，加以整理及判斷，不斷苦思，不斷連想撰成報告。再教其內弟鍾國元用毛筆工整謄寫，呈給最高當局參考，決定國策。

早晨黎明時，閉目小睡片刻，吃些稀飯，又繼白天的工作，批公文，見賓客。眼睛紅紅的，猛點眼藥水。

芄生的北平軍需學校校長，張老師孝仲，見他得意門生如此辛勞，真是又愛又憐。張老師早年也留學日本，有陸軍中將官階，現在在國際問題研究所，擔任顧問。年紀已七十多歲了，無多少事給他做。但張老師不忘記他中將官階，穿任何舊襯衫常服，中將標誌——兩顆金星，都自己掛上，別人暗地裏竊笑。芄生雖然知道老師如此，——不穿軍裝而亂掛領章，也不敢講，祇是微笑，恭敬不懈。芄生祇請張老師翻譯日文報紙，將辦公室旁一間做張老師寢室。好在張老師亂掛領章，也不出去。

每當發警報，日本飛機來炸重慶時，張老師

總是把被窩捲好，像行軍樣，揹在背上；勤務兵要幫他揹，他固執不肯，表示他寶刀未老，身體健朗。別人舉警報都不揹被窩。

張老師是芄生的恩師，芄生以第三名北平軍需學校畢業時，校方留前六名作助教。芄生因為言論偏激，常流露愛國熱忱，被北洋軍閥所忌，派兵來捕芄生；張老師當時為軍需校長，把芄生留在理化研究室裏，找個教官看住他不准出去一步，怕把芄生帶走；又陪北洋軍閥，看他們搜查芄生宿舍，結果搜不出任何證據，軍閥爪牙走遠了，放芄生回宿舍。同宿舍見地板被掀翻，書籍、信紙滿地都是。後來芄生暫避湖南。張校長為培養師資，保送芄生至日本陸軍經理學校留學。以前蔣百里也曾任該校留學。於是芄生由湖南北上，經北平拜別張校長往日本深造，那時是民國五年，芄生二十四歲；芄生在民國前十九年正月十七日，比萬居長八歲。

留日求學考察外蒙

芄生在日本留學兩年後，也就是民國七年夏，芄生日本陸軍經理學校畢業，在日本陸軍被服廠實習三個月。

當時歐戰正在進行，日本要進兵西伯利亞，芄生請張校長及日本木村校長，向日方交涉，芄生以見習官名義，隨日本軍隊同赴西伯利亞。途經朝鮮，我國東北長春、哈爾濱。正看見一個日本青年軍官，名字叫小磯國昭，正大談滿洲與中國應分別建國，而且正草擬計劃，當時芄生看見他霸氣十分，後來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果然做關

東軍的參謀長。其生忍耐西伯利亞苦寒，跋涉在日本軍隊間，觀察他們用兵情形，以流利日語與他們將校談笑。

其生表面憨厚，說話幽默；看見日本人小磯國昭正從事國際情報工作。他後來立志從事國際情報工作，是否是從他二十四歲開始？

其生留學日本時，每日看十一種報紙、雜誌不算，課業更不懈怠，所以視力損耗太甚。後來在瑞士開會，爲了日夜研究國際間條約，當時三十幾歲，眼睛忽然什麼也不見了；後來急得不得了，休息一段時間方好。

其生特意繞道海參崴觀察一段時間，再繞道烏蘇里上行，往外蒙古，後來旅費不夠，折返滿洲里，已經引起日本人的注意，他把收集的資料，悄悄託付給一個中國女人，囑咐她帶到奉天女青年會。然後他裝瘋賣傻，免得引起日本人注意。回奉天(瀋陽)取資料，再返北平軍需學校觀察日、俄情勢報告。

其生到外蒙古，別人告訴他四禁：

一、不可拿手杖進蒙古包；不然蒙古人認爲拿棍棒進蒙古包不吉祥，牛羊會生瘟疫，因爲棍棒能趕走牛羊馬匹。進門先問：「牛羊好！再問老爺子好！」

二、夜宿蒙古包，如晚上出外小便，一定要先告訴主人，不然蒙古人養的狗又凶又壯，會咬死人。

三、蒙古包中雖無牆，然不可戲弄女主人，不然有生命危險。

四、蒙古以水爲家，天未黑就要找住處；不可

貪趕路，晚上溫度低，不然會凍死。

其生總算冒着生命危險，回到北平，也回到張校長身邊。張校長仍請其生在校教書；後來張校長看其生如此好學，其生也有意再度赴日深造，於是仍在校方支原薪，以每月薪金做他留日費用。

其生再度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部。那時應該是民國八年，當時其生二十七歲。

幕後進行外交工作

其生在日本留學期間，不斷發表文章，對國際問題之研究，早有卓見。就在帝大求學時間，被國內派赴華盛頓開會，帝大教授高野岩三郎博士，告訴他補交一篇論文即可。其生論文題目是：「由社會眼經濟眼論日本民法。」指出日本當時民法的不合理處。

華盛頓會議歸來，約選青島。論文交上，帝大已畢業。

華盛頓會議，其生準備好多議案，很多未被納入公文，後來在日內瓦會議中，方發揮力量。

其生由美回國，被邀至山東工作，準備接收先被德國，後被日本強佔的青島。不久山東亂事起來，其生又東渡日本，研究日本古文學；發現日本古代史，出自偽造。於是在日本研究一年。湖南省主席何健打電報邀其生返湖南，所以化名「大田一貞」乘日輪南陽丸返國。

不久北伐軍至濟南，遭日本出兵阻難，發生

「五三慘案」。外交部長王寵惠要其生以私人身份，往日本游說朝野，其生自比唐朝「郭子儀單騎退敵。」祇好往日本，以三寸不爛之舌，拜會

日本朝野上下，識與不識。與陸軍省代表舌戰四小時，游說海軍支那班班長田靜枝少將，參謀本部石根中將；暗中又推倒田中內閣，又到各中學、大學講演。後來正是日皇要加冕，其生趕快勸汪榮寶公使，備禮物道賀，田中有公函邀汪公使參加加冕典禮，此時已不得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了。其生以一過河卒子，將死老將。已密電王部長，抱定國民黨員：「實行主義犧牲個人」之誓詞。

事畢返國，船上填一首「西江月」自慰：

「八面楚歌聲裏，一心趙壁庭前。與身俱碎纔能全！患難疑疑不免。此日虛傳意效，他年話勝魚釜，何求何伎更何慙？自慰良心一點。」

後來日本終於由濟南撤兵，承認國民政府，日本對「王大楨」耳熟得很。(王大楨即其生本名)「九一八」事變之後，我國向瑞士國際聯盟控訴。其生應邀到瑞士，將所藏的日本侵華確實證據提出。這時其生已與鍾賢英結婚，賢英金陵大學畢業，又留學美國，正好彌補其生之不足。「李頓」調查團，來華往東北調查，賢英擔任翻譯。

訂閱中外雜誌贈送親友是最高級的禮品，他(她)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。